

# 有志竟成

(選載)

孫文

## (一) 緒言

夫事有順乎天理，應乎人情，適乎世界之潮流，合乎人羣之需要，而為先知先覺者所決志行之，則斷無不成也。此古今之革命維新與邦建國等事業是也。

予之提倡共和革命於中國也，幸已達破壞之成功；而建設事業，雖未就緒，然希望日佳，予敢信必能達完全之目的也。故追述革命原起，以勵來者，且以自勉焉。

夫自民國建元以來，各國文人學士之對於中國革命之著作，不下千數百種，類多道聽塗說之辭，鮮能知革命之事實；而於革命之原起，更無從追述，故多有本於予之「倫敦被難記」第一章之革命事由。該章所述，本甚簡略，且於二十餘年之前，革命之成否，尙成問題，而當時雖在英京，然亦事多忌諱，故尙未敢自承與中會為余所創設者，又未敢表示與中會之本旨為傾覆滿清者。今於此特修正之，以輔事實也。

茲篇所述，皆就予三十年來所記憶之事實而追述之。由立志之日起，至同盟會成立之時，幾為予一人之革命也，故事甚簡單，而於贊襄之要人，皆能一一錄之無遺。自同盟會成立以後，則事體日繁，附和日衆，而海外熱心華僑，內地忠烈志士，各重要人物，不能畢錄於茲篇，當俟之修革命黨史時，乃能全為補錄也。

## (二) 革命言論時代

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，始決傾覆清廷，創建民國之志。由是以學堂為鼓吹之地，借醫術為入世之媒，十年如一日。

當予肄業於廣州博濟醫學校也，於同學中物識有鄧士良號炳臣者，其為人豪俠尚義，廣交遊，所結納皆江湖之士，同學中無有類之者。予一見則奇之，稍與相習，則與之談革命，士良一聞而悅服；並告以彼曾投入會黨，如他日有事，彼可為我羅致會黨，以聽指揮云。

予在廣州學醫，甫一年，聞香港有英文醫校開設，予以其學課較優，而地較自由，可以鼓吹革命，故投香港學校肄業。數年之間，每於學課餘暇，皆致力於革命之鼓吹。常往來於香港澳門之間，大放厥詞，無所忌諱。時聞而附和者，在香港祇陳少白、尤少純、楊鶴齡三人。而上海歸客則陸皓東而已。若其他之交遊聞言者，不以爲大逆不道而避之，則以中風病狂相視也。予與陳、尤、楊三人，常往香港，朝夕往還，所談者莫不爲革命之言論，所懷者莫不爲革命之思想，所研究者莫不爲革命之問題，四人相依甚密，非談革命則無以爲歡，數年如一日，故港、澳間之戚友交遊，皆呼予等爲「四大寇」。此爲予革命言論之時代也。

(三) 革命運動之開始——創立興中會及予卒業之後，懸壺於澳門、羊城兩地以問世，而實則爲革命運動之開始也。

時鄧士良則結納會黨，聯絡防營，門徑既通，端倪略備。予乃與陸皓東北遊京津，以窺清廷之虛實，深入武漢，以觀長江之形勢。至甲午中日戰起，以爲有機可乘，乃赴檳島、美洲，創立興中會，欲糾合海外華僑，以收臂助。不圖風氣未開，人心銅塞，在檀鼓吹數月，應者寥寥，僅得鄧蔭南與胞兄德彰二人，願傾家相助，及其他親友數十人之贊同而已。

## (四) 第一次革命

時適清兵屢敗，高麗既失，旅、威繼陷，京津亦岌岌可危；清廷之腐敗盡露，人心憤激。上海同志宋躍如乃函促歸國，美洲之行，因而中止，遂與鄧蔭南及三五同志返國，以策進行。欲襲取廣州以爲根據，遂開乾亨行於香港爲幹部；設農學會於羊城爲機關。當時贊襄幹部事務者，有鄧蔭南、楊衢雲、黃詠商、陳少白等；而助運籌於羊城機關者，則陸皓東、鄧士良並歐美技師及將校數人也。予則常往來廣州、香港之間，慘淡經營，已過半載，籌備甚週。聲勢頗衆。本可一擊而生絕大之影響，乃以運械不慎，致海關搜獲手槍六百餘桿，事機乃洩。而吾黨健將陸皓東殉焉，此爲中國有史以來爲共和革命而犧牲者之第一人。同時被株連而死者，則有丘四、朱貴全二人，被捕者七十餘人。而廣東水師統帶程奎光與焉，後竟病死獄中。其餘之人，或囚或釋。此乙未九月九日爲予第一次革命之失敗也。

敗後三日，予尚在廣州城內，十餘日後，乃得由間道脫險，出自香港。隨與鄭士良、陳少白同渡日本，略住橫濱。時予以返國無期，乃斷髮改裝，重遊檀島。而士良則歸國，收拾餘衆，布置一切，以謀捲土重來。少白則獨留日本，以考察東邦國情，予乃介紹之於日友菅原傳。此友爲往日在檀所識者。後少白由彼介紹於曾根俊虎。由俊虎而識宮崎彌藏，即宮崎實藏之兄也。此爲革命黨與日本人士相交之始也。

(五) 秘密會黨之追述

予到檀島後，復集合同志，以推廣與中會。然已有舊同志以失敗而灰心者，亦有新聞道而赴義者；惟卒以風氣未開，進行遲滯。以久留檀島，無大可爲，遂決計赴美，以聯絡彼地華僑，蓋其衆比檀島多數倍也。

行有日矣。一日，散步市外，忽遇有馳車迎面而來者，乃吾師康德黎與其夫人也。吾遂一躍登車，彼夫婦不勝詫異，幾疑爲暴客，蓋吾已改裝易服，彼不認識也。予乃曰：「我孫逸仙也。」遂相笑握手。問以「何爲而至此？」曰：「回國道經此地，舟停而登岸流覽風光也。」予乃趁車同遊，爲之指導。遊畢登舟，予乃告以「予將作環繞地球之遊，不日將由此赴美，隨將到英，相見不遠也。」遂歡握而別。

美洲之華僑風氣蔽塞，較檀島尤甚。故予由太平洋東岸之三藩市登陸，橫過美洲大陸，至大西洋西岸之紐約市，沿途所過多處，或留數日或十數日，所至皆說以祖國危亡，清政腐敗，非從民族根本改革，無以救亡，而改革之任，人人有責。然而勸者諄諄，聽者終歸藐視。其歡迎革命主義者，每埠不過數人或數十人而已。

然美洲各地華僑，多立有洪門會館。洪門者，創設於明朝遺老，起於康熙時代。蓋康熙以前，明朝之忠臣烈士，多欲力圖恢復，誓不臣清，捨生赴義，屢起屢蹶，與虜拚命，然卒不救明朝

之亡。迨至康熙之世，清勢已盛，而明朝之忠烈，亦死亡殆盡。二三遺老見大勢已去，無可挽回，乃欲以民族主義之根苗，流傳後代，故以反清復明之宗旨，結爲團體，以待後有起者，可藉爲資助也。此殆洪門創設之本意也。然其事必當極爲秘密，乃可防政府之察覺也。夫政府之爪牙爲官吏，而官吏之耳目爲士紳，故凡所謂士大夫之類，皆所當忌，而須嚴爲杜絕者，然後其根株乃能保存，而潛滋暗長於異族專制政府之下。以此條件而立會，將以何道而後可？必也以最合羣衆心理之事跡，而傳民族國家之思想。故洪門之拜會，則以演戲爲之，蓋此最易動羣衆之視聽也。其傳布思想，則以不平之心，復仇之事導之，此最易發常人之感情也。其口號暗語，則以鄙俚粗俗之言以表之，此最易使士大夫聞而生厭，遠而避之者也。其固結團體，則以博愛施之，使彼此手足相顧，患難相扶，此最合乎江湖旅客無家遊子之需要也。而最終乃傳以民族主義，以期達其反清復明之目的焉。

國內之會黨，常有與官吏衝突，故猶不忘其與清政府居於反對之地位，而反清復明之口頭語，尙多了解其義者。而海外之會黨，多處於他國自由政府之下。其結會之需要，不過爲手足患難之聯絡而已，政治之意味，殆全失矣，故反清復明之口頭語，亦多有不知其義者。當予之在美洲鼓吹革命也，洪門之人，初亦不明吾旨。予乃反而叩之反清復明何爲者？彼衆多不能答也。後由在美之革命同志，鼓吹數年，而洪門之衆，乃始知彼等原爲民族老革命黨也。

(六) 倫敦被難始末

然當時予之遊美洲也，不過爲初期之播種，實無大影響於革命前途也；然已大觸清廷之忌矣。故於甫抵倫敦之時，即遭使館之陷，幾致不測。幸得吾師康德黎竭力營救，始能脫險。此則檀島之邂逅，真有天幸存焉，否則吾尙無由知彼之

歸國，彼亦無由知吾之來倫敦也。

(七) 三民主義主張之所由完成

倫敦脫險後，則暫留歐洲，以實行考察其政治風俗，並結交其朝野賢豪。兩年之中，所見所聞，殊多心得，始知徒致國家富強，民權發達，如歐洲列強者，猶未能登斯民於極樂之鄉也，是以歐洲志士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。予欲爲一勞永逸之計，乃採取民生主義，以與民族民權問題，同時解決。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。

(八) 革命進行最艱難困苦時代

時歐洲尙無留學生，又鮮華僑，雖欲爲革命之鼓吹，其道無由。然吾生平所志，以革命爲唯一之天職，故不欲久處歐洲，曠廢革命之時日，遂往日本，以其地與中國相近，消息易通，便於籌畫也。

抵日本後，其民黨領袖犬養毅遣宮崎寅藏、平山周二二人來橫濱歡迎，乃引至東京相會，一見如舊識，抵掌談天下事，甚痛快也。

時民黨初握政權，大限爲外相，犬養爲之運籌，能左右之。後由犬養介紹，曾一見大限、大石尾崎等，此爲予與日本政界人物交際之始也。隨而識副島種臣及其在野之志士，如頭山、平岡、秋山、中野、鈴木等。後又識安川、犬塚、久原等。各志士之對於中國革命事業，先後多有資助，尤以久原、犬塚爲最。其爲革命奔走，始終不懈者，則有山田兄弟、宮崎兄弟、菊池、萱野等。其爲革命盡力者，則有副島、寺尾兩博士。此就其直接於予者而略記之，以誌不忘耳。其他間接爲中國革命黨奔走盡力者尙多，不能於此一悉記，當俟之革命黨史也。

日本有華僑萬餘人，然其風氣之錮塞，聞革命而生畏者，則與他處華僑無異也。吾黨同人，有往返於橫濱、神戶之間，鼓吹革命主義者。數年之中，而黨義來歸者，不過百數十人而已，以日本華僑之數較之，不及百分之一也。向海外華

僑之傳播革命主義也，其難固已如此，而欲向內地以傳布，其難更可知矣。內地之人，其聞革命排滿之言，而不以為怪者，只有會黨中人耳。然彼輩皆知識薄弱，團體散漫，憑藉全無，只能望之為響應，而不能為原動力也。

由乙未初敗，以至於庚子，此五年之間，實為革命進行最艱難困苦之時代也。蓋予既遭失敗，則國內之根據，個人之事業，活動之地位，與夫十餘年來所建立革命之基礎，皆完全消滅。而海外之鼓吹，又毫無效果。適於此時有保皇黨之發生，為虎作倀，其反對革命，反對共和，比之清廷為尤甚。當此之時，革命前途，黑暗無似，希望幾絕，而同志尚不盡灰心者，蓋正朝氣初發時代也。

(九) 第二次革命

隨予乃命陳少白回香港，創辦中國報，以鼓吹革命；命史堅如入長江，以聯絡會黨；命鄭士良在香港，設立機關，招待會黨。於是乃有長江會黨及兩廣福建會黨，並合於興中會之事也。

旋遇清廷有排外之舉，假拳黨以自衛，有殺洋人圍使館之事發生，因而八國聯軍之禍起矣。予以為時機不可失，乃命鄭士良入惠州，招集同志，以謀發動；而命史堅如入羊城，招集同志，以謀響應。籌備將竣，予乃與外國軍官數人，繞道至香港，希圖從此潛入內地，親率健兒，組織一有秩序之革命軍，以救危亡也。不期中途為奸人告密，船一抵港，即被香港政府監視，不得登岸，遂致原定計劃，不得施行。乃將惠州發動之責，委之鄭士良；而命楊衢雲、李紀堂、陳少白等在香港為之接濟；予則折回日本，轉渡臺灣，擬由臺灣設法潛渡內地。時臺灣總督兒玉頗贊中國之革命，以北方已陷於無政府狀態也，乃飭民政長官後藤與予接洽，許以起義之後，可以相助。予於是一面擴充原有計劃，就地加聘軍官。蓋當時民黨尚無新知識之軍人也。而一面令士良即日

發動。並改原定計劃，不直逼省城，而先占領沿海一帶地點，多集黨眾，以候予來，乃進行攻取。士良得令，即日入內地親率已集合於三洲田之眾，出而攻撲新安、深圳之清兵，盡奪其械，隨而轉戰於龍岡、淡水、永湖、梁化、白芒花、三多祝等處，所向皆捷，清兵無敢當其鋒者，遂占領新安、大鵬至惠州、平海一帶沿海之地，以待予與幹部人員之入，及武器之接濟。不圖惠州義師發動旬日，而日本政府忽而更換，新內閣總理伊藤氏對中國方針，與前內閣大異，乃禁制臺灣總督不許與中國革命黨接洽，又禁武器出口，乃為日本軍官投效革命軍者。而予潛渡之計劃，乃為破壞。遂遣山田良政與同志數人，往鄭營報告一切情形，並令之相機便宜行事。山田等到鄭士良軍中時，已在起事之後三十餘日矣。士良連戰月餘，彈藥已盡，而集合之眾已有萬餘人，渴望幹部軍官及武器之至甚切。而忽得山田所報消息，遂下令解散，而率其原有之數百人，問道出香港。山田後以失路，為清兵所擒被害，惜哉！此為外國義士為中國共和犧牲者之第一人。

當鄭士良之在惠州苦戰也，史堅如在廣州屢謀響應，皆不得當。遂決意自行用炸藥攻燬兩廣總督德壽之署而殲之。炸發不中，而史堅如被擒遇害，是為共和殉難之第二健將也。堅如聰明好學，真摯誠懇與陸皓東相若。其才貌英姿，亦與皓東相若。而二人皆能詩能畫。皓東沉勇，堅如果毅，皆命世之英才，惜皆以事敗而犧牲。元良沮喪，國士淪亡，誠革命前途之大不幸也。而二人死節之烈，浩氣英風，實足為後死者之模範。每一念及，仰止無窮。二公雖死，其精靈之縈繞吾懷者，無日或間也。庚子之役，為予第二次革命之失敗也。

(一〇) 革命風潮初盛時代

經此次失敗而後，回顧中國之人心，已覺與前有別矣。當初次之失敗也，舉國輿論，莫不目

子輩為亂臣賊子，大逆不道，咒咀謾罵之聲，不絕於耳。吾人足跡所到，凡認識者，幾視為毒蛇猛獸，而莫敢與吾人交遊也。惟庚子失敗之後，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，而有識之士，且多為吾人扼腕嘆惜，恨其事之不成矣。前後相較，差若天淵。吾人觀此情形，中心快慰，不可言狀。知國人之迷夢，已有漸醒之兆。加以八國聯軍之破北京，清帝后之出走，讓和之賠款九萬萬兩而後，則清廷之威信，已掃地無餘。而人民之生計，從此日蹙，國勢危急，已岌岌不可終日。有志之士，多起救國之思，而革命風潮，自此萌芽矣。

時適各省派留學生至日本之初，而赴東求學之士，類多頭腦新潔，志氣不凡，對於革命理想，感受極速，轉瞬成爲風氣。故其時東京留學界之思想言論，皆集中於革命問題。劉成禺在學生新年會大演說革命排滿，被清公使逐出學校。而戰元成、沈虬齋、張溥泉等則發起國民報，以鼓吹革命。留東學生提倡於先，內地學生附和於後，各省風潮，從此漸作。在上海則有章太炎、吳稚暉、鄒容等借蘇報以鼓吹革命，為清廷所控。太炎、鄒容被拘囚租界監獄，吳亡命歐洲。此案涉及清帝個人，為朝廷與人民聚訟之始，清朝以來，所未有也。清廷雖訟勝，而章、鄒僅得囚禁兩年而已，於是民氣為之大壯。鄒容著有「革命軍」一書，為排滿最激烈之言論，華僑極為歡迎，其開導華僑風氣，為力甚大。此則革命風潮初盛時代也。

壬寅、癸卯之交，安南總督賴美氏託東京法公使屢次召予往見，以事未能成行。後以河內開博覽會，因往一行。到安南時，適賴美已離任回國，囑其秘書長哈德安招待甚殷。在河內時，識有華商黃龍生、甄吉亭、甄璧、楊壽彭、曾齊等，後結為同志，於欽廉、河口等役，盡力甚多。河內博覽會告終之後，予再作環球漫遊，取道日

本、檀島而赴美、歐。過日本時，有廖仲愷夫婦、馬君武、胡毅生、黎仲實等多人來會，表示贊成革命。予乃託以在東物色有志學生，結為團體，以任國事，後同盟會之成立，多與有力焉。

自惠州失敗，以至同盟會成立之間，其受革命風潮所感，興起而圖舉義者，在粵則有李紀堂、洪全福之事。在湘則有黃克強、馬福益之事。其事雖不成，人多壯之。

海外華僑，亦漸受東京留學界及內地革命風潮之影響。故予此次漫遊所到，凡有華僑之處，莫不表示歡迎，較之往昔，大不同矣。

(一一) 革命同盟會成立之始

乙巳春間，余重至歐洲，則其地之留學生，已多數贊成革命。蓋彼輩皆新從內地或日本來歐，近一二年已深受革命思潮之陶冶，已漸由言論而達至實行矣。余於是乃揭示生平所懷抱之三民主義五種憲法，以號召之，而組織革命團體焉。

於是開第一會於北京，加盟者三十餘人。開第二會於柏林，加盟者二十餘人。開第三會於巴黎，加盟者亦十餘人。開第四會於東京，加盟者數百人，中國十七省之人皆與焉。惟甘肅尚無留學生到日本，故闕之也。此為革命同盟會成立之始，因當時尚多諱言革命二字，故祇以同盟會見稱，後亦以此名著焉。

自革命同盟會成立之後，予之希望，則為之開一新紀元。蓋前者雖身當百難之衝，為舉世所非笑詆罵，一敗再敗，而猶冒險猛進者，仍未敢望革命排滿事業，能及吾身而成功也。其所以百折不回者，不過欲有以振起既死之人心，昭蘇將盡之國魂，期有繼我而起者成之耳。及乙巳之秋，集合全國之英俊，而成革命同盟會於東京之日，吾始信革命大業，可及身而成矣。於是乃敢定立中華民國之名稱，而公布於黨員，使之各回本省，鼓吹革命主義，而傳布中華民國之思想焉。不期年而加盟者已逾萬人，支部則亦先後成立

於各省。從此革命風潮，一日千丈，其進步之速，有出人意表者矣。

(一二) 革命運動之起國際交涉者

當時外國政府之對於中國革命黨，亦多刮目相看。一日，予從南洋往日本，船泊吳淞，有法國武官布加卑者，奉其陸軍大臣之命來見，傳達彼政府有贊助中國革命事業之好意。即予「革命之勢力如何？」予略告以實情。又叩以「各省之軍隊之聯絡如何？若已成熱，則吾國政府立可相助。」予答以未有把握。遂請派派員相助，以辦調查聯絡之事。彼乃於駐紮天津之參謀部，派定武官七人，歸予調遣。予命廖仲愷往天津，設立機關。命黎仲實與其武官調查兩廣。命胡毅生與某武官調查川、滇。命喬宜齋與其武官往南京、武漢。

時南京、武昌兩處新軍，皆大歡迎。在南京有趙伯先接洽，約同營長以上各官相見，秘密會議，策畫進行。而武昌則有劉家運接洽，約同同志之軍人，在教會之日知會開會，到會者甚眾。聞新軍鎮統張彪亦改裝潛入。開會時各人演說，大倡革命，而法國武官亦演說贊成，事遂不能秘密。而湖廣總督張之洞乃派洋關員某國人尾法武官之行蹤，途上與之訂交，亦偽為疑問於中國革命者也。法武官以彼亦西人，不之疑也，故內容多為彼探悉。張之洞遂奏報其事於清廷，其中所言革命黨之計畫，或確或否。清廷得報，乃大與法使交涉。法使本不知情也，乃請命於政府，何以處分布加卑等。政府飭彼勿問，清廷亦無如之何。未幾，法國政府變更，而新內閣不贊成是舉，遂將布加卑等撤退回國。後劉家運等，則以關於此事被逮而犧牲也。此革命運動之起國際交涉者也。

(一三) 發刊民報與各地之舉義

同盟會成立未久，發刊民報，鼓吹三民主義

遂使革命思潮瀰漫全國，自有雜誌以來，可謂成功最著者。

其時慕義之士聞風興起，當仁不讓，獨樹一幟以建義者，踵相接也。其最著者，如徐錫麟、熊成基、秋瑾等是也。

丙午萍醴之役，則同盟會會員自動之義師也。當萍醴革命軍與清兵苦戰之時，東京之會員，莫不激昂慷慨，怒髮衝冠，亟思飛渡內地，身臨前敵，與虜拚命。每日到機關部請命投軍者甚眾。稍有緩却，則多痛哭流淚，以為求死所而不可得，苦莫甚焉，其雄心義憤，良足嘉尚。獨惜萍鄉一舉，為會員之自動，本部於事前一無所知，故臨時無所備。然而萍醴之師敗，而禹之謨、劉道一、寧調元、胡英等，竟被清吏拿獲，或囚或殺者多人。此為革命同盟會會員第一次之流血也。

(一四) 革命風潮鼓盪全國——兩年間發動六次革命

由此而後，則革命風潮之鼓盪全國者，更為從前所未有，而同盟會本部之在東，亦不能久為沉默矣。

時清廷亦大起恐慌，屢向日本政府交涉，將予逐出日本境外。予乃離日本，而與漢民、精衛二人同行，而之安南，設機關部於河內，以籌畫進行。旋發動潮州黃岡之師，不得利。此為予第三次失敗也。

繼又命鄧子瑜發難於惠州，亦不利。此為予第四次之失敗也。

時適欽廉兩府有抗捐之事發生，清吏派郭人漳、趙伯先二人各帶新軍三四千人往平之。予乃命黃克強隨郭人漳營，胡毅生隨趙伯先營而遊說之，以贊成革命。二人皆首肯，許以若有堂堂正正之革命軍起，彼等必反戈相應。於是一面派人往約欽廉各屬紳士鄉團，為一致行動；一面派宣野長知帶款回日本購械，並在安南招集同志，並

聘就法國退伍軍官多人。擬器械一到，則占據防城至東一帶沿海之地，為組織軍隊之用。東與法屬之芒街，僅隔一河，有橋可達，交通甚為便利也。滿擬武器一到，則吾黨可成正式軍隊二千人，然後集合欽州各鄉團勇六七千人，而後要約郭人漳、趙伯先二人所帶之新軍，約六千餘人，便可成一聲勢甚大之軍隊。再加以訓練，當成精銳，則兩廣可收入掌握之中，而後出長江，以合南京、武昌之新軍，則破竹之勢可成，而革命可收完全之效果矣。

乃不期東京本部之黨員，忽起風潮。而武器購買運輸之計畫，為之破壞。至時防城已破，武器不來，予不特失信於接收軍火之同志，並失信於團紳矣。而攻防城之同志，至時不見武器之來，乃轉而逼欽州，冀郭軍之響應。郭見我軍之薄弱，加以他軍為之制，故不敢來。我軍遂進圍靈山，冀趙軍之響應。趙見郭尚未來，彼亦不敢來。我軍以力薄難進，遂退入十萬大山。此為予第五次之失敗也。

欽廉計畫不成之後，予乃親率黃克強、胡漢民並法國軍官與安南同志百數十人，襲取鎮南關，佔領三要塞，收其降卒。擬由此集合十萬大山之眾，而會攻龍州。不圖十萬大山之眾，以道遠不能至，遂以百餘眾據三砲台，而與龍濟光、陸榮廷等數千之眾，連戰七晝夜，乃退入安南。予過諒山時，為清偵探所察悉，報告清吏，後清廷與法國政府交涉，將予放逐出安南。

予於離河內之際，一面令黃克強籌備，再入欽廉，以圖集合該地同志。一面令黃明堂窺取河口，以圖進取雲南，以為吾黨根據之地。後克強乃以二百餘人出安南，橫行於欽廉上思一帶，轉戰數月，所向無前，敵人聞而生畏。克強之威名，因以大著。後以彈盡援絕而退出。此為予第七次之失敗也。

予抵星洲數月之後，黃明堂乃以百數十人襲

得河口，誅邊防督辦，收其降眾千有餘人，守之以待幹部人員前往指揮。時予遠在南洋，又不能再過法境，故難以親臨前敵以指揮之，乃電令黃克強前往指揮。不期克強行至半途，被法官疑為日本人，遂截留之，而送之回河內。為清吏所悉，與法政府交涉，乃解之出境。而河口之眾，以指揮無人，失機進取，否則，蒙自必為我有，而雲南府亦必無抵抗之力。觀當時雲貴總督錫良求救之電，其倉皇失措可知也。黃明堂守候月餘，人自為戰，散漫無紀，而虜四集，其數約十倍於我新集之眾，河口遂不守，而明堂率眾六百餘人退入安南。此為余第八次之失敗也。

後黨人由法政府遣送出境，而在英屬星加坡。到埠之日，為英官阻難，不准登岸。駐星法領事乃與星督交涉，稱「此六百餘眾，乃在河口戰敗而退入法境之革命軍。法屬政府以彼等自願來星，故送之至此」云云。星督答以「中國人民與其本國政府作戰，而未得他國承認為交戰團體者，本政府不能視為國事犯，故不准登岸。」而民入境，有違本政府之禁令，故不准登岸。」而法國郵船停泊岸邊兩日。後由法屬政府表白：「當河口革命戰爭之際，法政府對於兩方，曾取中立態度，在事實上直等於承認革命黨之交戰團體也。故送來星加坡之黨人，不能作亂民看待」等語。星政府乃准登岸。此革命失敗之後，所發生之國際問題也。

由黃岡至河口等役，乃同盟會幹部由予直接發動先後六次失敗。經此六次之失敗，精衛頗為失望，遂約合同志數人，入北京，與虜酋拚命。一擊不中，與黃復生同時被執繫獄，至武昌起義後，乃釋之。

(一五) 革命同盟會前後之籌資

同盟會成立之前，其出資以助義軍者，不過予之親友中少數人耳。此外則無人敢助，亦無人肯助也。

自同盟會成立後，始有向外籌資之舉矣。當時出資最勇而多者張靜江也，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萬元，盡以助餉。其出資勇而華者安南隄岸之黃景南也，傾其一生之積蓄數千元，盡獻之軍用，誠難能可貴也。其他則有安南西貢之巨商李卓峯、曾錫周、馬培生等三人，曾各出資數萬，亦當時之未易多見者。

(一六) 第九次革命

予自連遭失敗之後，安南、日本、香港等地與中國密邇者，皆不能自由居處，則予對於中國之活動地盤，已完全失却矣。於是將國內一切計畫，委託於黃克強、胡漢民二人，而予乃再作漫遊，專任籌款，以接濟革命之進行。後克強、漢遊，專任籌款，以接濟革命之進行。後克強、漢民回香港，設南方統籌機關，與趙伯先、倪映典、朱執信、陳炯明、姚雨平等謀以廣州新軍舉事。運動既熱，擬於庚戌年正月某日發難。乃新軍中有熱度過甚之士，先一日因小事生起風潮。於是倪映典倉卒入營，親率一部分從沙河進攻省城。至橫枝岡，為敵截擊，映典中彈，被擒。軍中無主，遂以潰散。此吾黨第九次之失敗也。

(一七) 第十次革命

時予適從美東行至三藩市，聞敗而後，則取道檀島、日本而回東方。過日本時，曾潛行登陸，隨為警察探悉，不准留居，遂由橫濱渡檳榔嶼，約伯先、克強、漢民等來會，以商捲土重來之計畫。時各同志以新敗之餘，破壞最精銳之機關，失却最利便之地盤，加以新軍同志，亡命南來者，實繁有徒，招待安插，為力已窮，而吾人住食行動之資，將虞不繼，舉目前途，眾有憂色。詢及將來計畫，莫不唏噓太息，相視無言。予乃慰以「一敗何足餒？吾輩之失敗，幾為舉世所棄，比之今日，其困難實百倍。今日吾輩雖窮，而革命之風潮已盛，華僑之思想已開，從此而後，只慮吾人之無計畫無勇氣耳。如果眾志不衰，則財用一層，予當力任設法。」時各人親見檳城同

志之窮，吾等亡命境地之困，日常之費，每有不給，顧安得餘資，以為活動。予再三言必可設法。伯先乃言：「如果欲再舉，必當立速遣人攜資數千金回國，以接濟某處之同志，免彼散去，然後圖集合，而再設機關以謀進行，吾當繼續回香港，與各方接洽。如是，日內即需川資五千元。如事有可為，則又非數十萬大款不可。」予乃召集當地華僑同志會議，勗以大義。一夕之間，則集資八千有奇。再令各同志擔任到各埠分頭勸募，數日之內，已達五六萬元，而遠地更所不計。既有頭批的款，已可分頭進行。計畫既定，予本擬遍遊南洋英、荷各屬。乃荷屬則拒絕不許予往。而英屬及暹羅亦先後逐予出境，如是則東亞大陸之廣，南洋島嶼之多，竟無一寸為予立足之地，予遂不得不遠赴歐、美矣。到美之日，遍遊各地，勸華僑捐資，以助革命，則多有樂從矣。於是乃有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舉。

(一八) 武昌革命成功

先是，陳英士、宋鈍初、譚石屏、居覺生等既受香港軍事機關之約束，謀為廣州應援。廣州既一敗再敗，乃轉謀武漢。武漢新軍，自予派法國武官聯絡之後，革命思想，日日進步，早已成熟。無如清吏防範，亦日加嚴。而端方調兵入川，湖廣總督瑞澂則以最富於革命思想之一部分交端方調遣。所以然者，蓋欲弭患於未然也。然自廣州一役之後，各省已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，而清吏皆盡入恐慌之地，而尤以武昌為甚。故瑞澂先與某國領事相約，請彼調兵船入武漢，倘有革命黨起事，則開砲轟擊。時已一日數驚，而孫武、劉公等積極進行，而軍中亦躍躍欲動，然而機關破壞，拿獲三千餘人。時胡英尚在武昌獄中

，開耗，即設法止陳英士等勿來，而砲兵與工程等營兵士，已多投入革命黨者，聞彼等名冊已被搜獲，明日則必拿人等語。於是迫不及待，為自存計，熊秉坤首先開槍發難。而蔡濟民等率眾進攻，開砲轟擊督署，瑞澂聞砲，立逃漢口，請某領事如約開砲攻擊。以庚子條約，一國不能行動，乃開領事團會議。初意欲得多數表決，即行開砲以平之。各國領事對於此事，皆無成見。惟法國領事羅氏，乃予舊交，深悉革命內容。時武昌起事之第一日，則揭藥吾名，稱予命令而發難者。法領事於會議席上，乃力言：「孫逸仙派之革命黨，乃以改良政治為目的，決非無識之暴舉，不能以義和拳一例看待，而加干涉也。」時領袖領事為俄國。俄領事與法領事同取一致之態度，於是各國多贊成之，乃決定不加干涉，而並出宣布中立之布告。瑞澂見某領事失約，無所依恃，乃逃上海。總督一逃，張彪亦走，清朝方面，已失其統馭之權，秩序大亂矣。然革命黨方面，孫武以造炸藥誤傷未愈，劉公謙讓未遑，上海人員又不能到，於是同盟會會員蔡濟民、張振武等，乃迫黎元洪出而擔任湖北都督，然後秩序漸復。厥後黃克強等乃到。此時湘、鄂之見已萌，而號令已不能統一矣。

按武昌之成功，乃成於意外。其主因則在瑞澂一逃，倘瑞澂不逃，則張彪斷不走，而彼之統馭必不失，秩序必不亂也。以當時武昌之新軍，其贊成革命者之大部分，已由端方調往四川。其尚留武昌者，只砲兵及工程營之小部分耳。其他留武昌之新軍，尚屬毫無成見者也。乃此小部分，以機關破壞而自危，決冒險以圖功，成敗在所不計，初不意一擊而中也，此殆天心助漢而亡胡者歟。

武昌既稍能久支，則所欲救武漢而促革命之成功者，不在武漢之一着，而在各省之響應也。吾黨之士，皆能見及此，故不約而同，各自為戰

，不數月，而十五省皆光復矣。

時響應之最有力量而影響於全國最大者，厥為上海。陳英士在此積極進行。故漢口一失，英士則能取上海以抵之。由上海乃能窺取南京。後漢陽一失，吾黨又得南京以抵之。革命之大局，因以益振，則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，較他着尤多也。

(一九) 致力於外交方面

武昌起義之次夕，予適行抵美國哥羅拉多省之典華城。十餘日前，在途中已接到黃克強在香港發來一電，因行李先運送至此地而密碼則置於其中，故途上無由譯之。是夕抵埠，乃由行李檢出密碼，而譯克強之電，其文曰：「居正從武昌到港，報告新軍必動，請速匯款應急」等語。時予在典華，思無法可得款。隨欲擬電覆之，令勿動，惟時已入夜，予終日在車中體倦神疲，思慮紛亂乃止，欲於明朝睡醒，精神清爽時，再詳思審度，而後覆之。乃一睡至翌日午前十一時，起後覺饑，先至飯堂用膳，道經迴廊報舖便購一報，攜入飯堂閱看。坐下一展報紙，則見電報一段曰：「武昌為革命黨占領。」如是我心中躊躇未決之覆電，已為之冰釋矣。乃擬電致克強，申說覆電延遲之由，及予以後之行蹤，遂起程赴美東。時予本可由太平洋潛回，則二十餘日可到上海，親與革命者之戰，以快生平。乃以此時吾當盡力於革命事業者，不在疆場之上，而在樽俎之間，所得效力為更大也。故決想先從外交方面致力，俟此問題解決，而後回國。

按當時各國情形，美國政府對於中國，則取門戶開放，機會均等，領土保全，而對於革命，則尚無成見。而美國輿論，則大表同情於我。法國則政府民間之對於革命，皆有好意。英國則民間多表同情，而政府對中國政策，則惟日本之馬首是瞻。德、俄兩國，當時之趨勢，則多傾向於清政府，而吾黨之與彼政府民間，皆向少交際，

故其政策無法轉移。惟日本則與中國最密切，而其民間志士，不獨表同情於我，且尚有捨身出力，以助革命者。惟其政府之方針，實在不可測。按之往事，彼曾一次逐予出境，一次拒我之登陸，則其對於中國革命事業可知。但以庚子條約之後，彼一國不能在中國單獨自由行動。美而言之，列強之與中國，最有關係者有六焉。美、法二國，則當表同情革命者也。德、俄二國，則當反對革命者也。日本則民間表同情，而其政府反對者也。英國則民間同情，而其政府未定者也。是故吾之外交關鍵，可以舉足輕重，為我成敗存亡所係者，厥為英國。倘英國右我，則日本不能為患矣。

予於是乃起程赴紐約，覓船渡英。道過聖路易城時，購報讀之，則有「武昌革命軍為奉孫逸仙命令而起者，擬建共和國體，其首任總統，當屬之孫逸仙」云云。予得此報，於途中格外慎密，避却一切報館訪員，蓋惡虛聲而圖實際也。過芝加哥時，則帶同志朱卓文一同赴英。抵紐約時，聞粵中同志圖粵急，城將下，予以欲免流血計，

乃致電兩廣總督張鳴岐，勸之獻城歸降，而命同志全其性命，後此目的果達。到英國時，由美同志威馬里，代約四國銀行團主任會談，磋商停止清廷借款之事。先是清廷與四國銀行團結約，訂有川漢鐵路借款一萬萬元，又幣制借款一萬萬元。此兩宗借款，一則已發行債票，收款存備待付者，一則已簽約而未發行債票者。予之意，則欲銀行團於已備之款，停止交付；於未備之款，停止發行債票。乃銀行主幹答以「中國借款之進止，悉由外務大臣主持，此事本主幹當惟外務大臣之命是聽，不能自由作主也」云云。予於是乃委託維加砲廠總理，為予代表，往與外務大臣磋商，向英政府要求三事：一、止絕清廷一切借款；二、制止日本援助清廷；三、取消各處英屬政府之放逐令，以便予取道回國。三事皆得英政府允許。予乃再與銀行團主任開商革命政府借款之事，該主幹曰：「我政府既允君之請，而停止吾人借款清廷，則此後銀行團借款與中國，只有與新政府交涉耳。然必君回中國，成立正式政府之後，乃能開議也。本團今擬派某行長與君同行歸國，

。如正式政府成立之日，就近與之磋商可也。」時以予在英國個人所能盡之義務，已盡於此矣，乃取道法國而東歸。過巴黎，曾往見其朝野之士，皆極表同情於我，而尤以現任首相格利門梳為最懇摯。

(二〇〇) 中華民國之創立

予離法國三十餘日，始達上海，時南北和議已開，國體猶尚未定也。

當予未到上海以前，中外各報皆多傳布，謂予帶有巨款，以助革命軍。予甫抵上海之日，同志之所望我者以此，中外各報館訪員之所問者亦以此。予答之曰：「予不名一錢也，所帶回者，革命之精神耳。革命之目的不達，無和議之可言也。」於是各省代表乃開選舉會於南京，選舉予為臨時總統。予於基督降生一千九百一十二年正月一日就職。乃申令頒布國號為中華民國，改元為中華民國元年，採用陽曆。於是予三十年如一日之恢復中華，創立民國之志，於斯竟成。（選自孫文學說第八章）

大學用書

# 中國現代史大綱

徐興武編著  
王成聖校訂

一、參照教育部頒「大專院校中國現代史教學參考大綱」編著。二、本文約二十五萬字，註釋約三萬字，分十章，適合大專院校共同必修科兩學分教學之用。三、徵引及參考書刊百餘種，「註釋」詳盡，可節省蒐集閱讀資料時間。四、資料最完整簡要，適合準備預官考試之用。五、全書三百五十頁，廿四開本，老五號字排版，六十磅木造紙精印，穿線裝訂，可平放閱讀，減少研讀時疲勞。

平裝定價新臺幣貳佰元，精裝參佰元。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—四中外雜誌社帳戶